

雪姬作品(四)

我喜欢私奔

1

“春天过去了，今年的春天是个令人烦乱的季节。

“要和一段持续了两年的恋情告别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不要说我狠心，不要说我薄情，我们所曾共有的甜蜜，我丝毫没有忘记，但是，我们都只是遭受命运摆弄的玩偶，当爱的感觉过去，当面临现实残酷的提醒，除了妥协，又该如何？依依的眷恋，切切的不甘，又能挽回什么？

“就让我们分手吧！没有了我，你的人生会更好……”

暖暖的风从敞开的窗户吹进来，像一双无形的手，轻柔地翻动着摊放在床头上的书，那印满铅字的书页，一忽儿向左，一忽儿向右，犹犹豫豫地似乎不知该偏向哪一边。

阳光正照射着墙上的咕咕钟，可爱的猫头鹰睁着浑圆漆黑的大眼睛，注视着横卧在床上酣睡的人。

陆蓉的睡相实在不怎么雅观，她将被单踢到床下，枕头压在脚下，张着手臂伸着腿，脸上还挂着傻笑，原来她正在做梦，梦见自己正参加一场演唱会，心仪的偶像魅力四射的表演，引得观众疯狂的喊叫，那震耳欲聋的鼓声，不停地“砰、砰、砰”，回响在空旷的表演场中。但是，正当全场的人心醉神迷之际，忽然有人大喊：“失火了！失火了！”伴随着这可怕叫声的，还有锣钹的铿锵声。陆蓉心头一惊，猛然自床上坐起。

“失火了！失火了！”那喊声依然持续。

“失火了？”陆蓉的睡意刹时消失无踪，她连滚带爬下了床，抓起披单被在身上，冲到门边，屏住气息开门，准备奋勇逃生。不料门外并非恐怖的火舌，而是该死的弟弟陆炆，正拿着锅铲乱敲乱打，一面不住地喊：“失火了！失火了！”

见她夺门仓惶而逃，陆炆先是一愣，继而哈哈大笑，转头对站立在客厅中央的妇人说：“姑姑，你看！我说不用十秒钟，她一定会跑出来，怎么样？没错吧！”

惊魂甫定的陆蓉，发现原来是弟弟的恶作剧，不

由破口大骂：“臭小子！你敢骗我！”说着将铁铲一把夺过来，当头就是一记。

陆炀眼明手快，拿起锅子权充盾牌，锅铲相碰，发出匡啷大响。

“救命啊！杀人啦！”陆炀转头就跑，一面跑一面喊。

“不要跑！”陆蓉满屋子乱追：“看我不宰了你！”

“谁叫你睡得跟死猪一样，我敲了半天门也没动静，不来点刺激的，你会醒吗？”

陆蓉气吼吼地说：“我睡觉干你什么事？七早八早的，鬼叫什么？还说失火了，你想吓死人啊！。

吼声方歇，一旁忽然有个声音接着说：“七早八早？七加八等于十五，你再睡下去，就是下午三点了，离太阳下山的确是还早。”

陆蓉回头一瞧，不由得伸伸舌头，尴尬地笑了笑，问：“姑姑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
“八百年前就来了。”陆炀抢着说：“再等下去，我看姑姑的头发都要变白了。”

“我又没问你，插什么嘴！”陆蓉白了陆炀一眼。

“行啦！”陆雅凤在沙发上坐下来，觉得既好气又好笑：“你们两姐弟都多大的人了，还整天吵吵闹闹的，像话吗？”

“哼!”陆蓉不服气地撇了撇嘴:“谁叫他一点也不懂得敬老尊贤。”

“谁说的!”陆炆调皮地眨眨眼,笑嘻嘻地说:“有饭你先吃,有觉你先睡,你没洗的碗我不敢洗,你没做的事我不敢先做,这还不够敬老尊贤啊!”

“陆炆,别在这里胡说八道。”陆雅凤说:“还不快把锅铲收拾好,回房去念书。明年就要考大学,还有心情在这里瞎闹!”

“是!”陆炆毕恭毕敬地行了个举手礼:“姑姑万岁。”

陆蓉瞪视着他的背影,嘟囔说:“疯疯颠颠的,神经病!”

“你也好不到哪里去!”陆雅凤以训斥的口吻说:“现在都几点了,还在睡觉!”

陆蓉揉了揉眼睛,看看墙上的时钟,长短时针正重叠在(12)的位置上,“哎呀,姑姑你有所不知。”她张着嘴,打了个大大的哈欠,说:“这都要怪那本书。”

“哪一本书?”陆雅凤狐疑地问。

“我昨天买了一本书,实在太难看了,难看得让我睡不着觉,非得把它的结局看完不可。”陆蓉摇着头,无奈地说。

“你有毛病啊!”陆雅凤不可思议地说:“难看就

不要看呀，为什么非得看完结局不可？”

“没办法！”陆蓉摊摊手说：“我就是这么怪癖，好看的书让我想睡，难看的书让我失眠。”

“你们姐弟俩脑袋都有问题，”陆雅凤摇头说：“难怪从小就让你爸妈伤透脑筋。”

“姑姑，别生气嘛！”陆蓉傍着陆雅凤坐下来，撒娇地问道：“您吃过饭没？”

“吃过了。”陆雅凤说：“你快去洗把脸，待你脑子清醒了，我有事跟你说。”

看见姑姑脸上郑重的神情，陆蓉不由好奇地问：“是什么天大的事情？姑姑，您快说给我听，要不然等我洗把脸，又会想睡觉了。”

陆雅凤微嗔说：“你这又是什么怪毛病？”

“哎呀！不管啦！”陆蓉摇着陆雅凤的手催促说：“快说嘛！姑姑。”

“是这样的，”陆雅凤说：“奶奶说啊……”

“等一等！”陆蓉忽然打岔：“以下要传达的是奶奶的命令吗？”

“是啊！”陆雅凤莫名其妙地问：“有什么不对吗？”

陆蓉二话不说，立即双膝跪在沙发上，摆出土人膜拜天神的姿势，一拜再拜三拜，口中还一面喃喃有

词：“奶奶万岁！奶奶万岁！”拜完了便跳下沙发说：“好了，我已经领受了奶奶的圣旨，姑姑可以回去交差了。”

“喂喂！”陆雅凤拦住陆蓉：“你疯啦！我话都还没说呢，什么叫你已经领受了？”

陆蓉苦着脸说：“姑姑，你就放过我吧！奶奶在家里啥事都不管，只管一件事，你只要提起奶奶，我就知道是什么事了。”

“你知道就好，”陆雅凤拉着陆蓉重新坐下：“也省得我长篇大论。奶奶成天就只关心你们这些孩子的终身大事，现在你大哥、二哥、三哥、四姐都已经结婚，接下来该轮到你了。”

“拜托！”陆蓉抓了蓬乱的长发，皱眉道：“去年大哥一举得男，奶奶已经升格当了曾祖母，这还不够吗？”

“噢？你大哥是你大哥，你是你，怎能混为一谈？”

“可是我是女孩子，又没有传宗接代的责任，干嘛那么着急嘛！况且我还想趁着年轻多玩几年，奶奶何苦要逼人家走进坟墓嘛！”

“在奶奶的心目中，男生女生都一样，年纪到了就该结婚。”陆雅凤继续劝说：“她老人家希望在她活

着的时候，能见到你们每一个孩子成家立业，你总不忍心让她失望吧！”

“可是……”陆蓉感到既为难又无奈，面对亲情强大的压力，纵有满腹歪理，也不敢申辩，只好抬头望天，眯起眼睛，以颤抖的声音唱：“可是我……我还年轻，心情还不定，能接受……”

“够啦！”陆雅凤截断她的歌声，说：“跟你谈正经事，不要老是疯疯颠颠的。”

“姑姑，”陆蓉哀求说：“拜托你去跟奶奶说，说我还没有合适的对象，可不可以先跳过去，老六先来？要不然，陆炀也可以……”

“你在胡说什么！”陆雅凤反驳：“奶奶是最守旧的人，这长幼有序，是一点也不能弄乱。老四结完婚，接下来一定是轮到你，你休想逃过。”

“哟呼！我赞成！”陆炀不知何时来到陆蓉身后，兴奋得手舞足蹈说：“快把这个管家婆嫁出去，我就自由了！”

陆蓉将牙一咬，伸手一巴掌打在陆炀脸上，大声说：“好大一只蚊子！”生平最怕蚊子的陆炀，一听这话立即忘了要捣蛋，抚着脸颊着急地问：“蚊子？打死没？”

陆蓉斜睨着他说：“没死，还在说话。”

“别闹了，你们两个。”陆雅凤继续未完的话题：“陆蓉没有合适的对象没有关系，你爸已经安排好了，他有一个朋友，家世、学历和你相当，生意做得很成功，经济条件不错，品性良好，将来应该会是个好老公。”

“爸爸的朋友？”陆蓉睁大了眼睛说：“那年纪有多大？”

“不大。”陆雅凤笑着说：“不过三十出头。”

“三十出头？”陆蓉扶着头做出一副头晕的模样：“天哪！这么老，都可以当我爷爷了。”

“别夸张了。”陆雅凤说：“你们年纪相差不到十岁，对你而言是再合适不过。像你这么孩子气，和你年龄相当的男孩子，谁受得了你，不天天吵架才怪。”

“我赞成！”陆炀又在一旁起哄：“找一个老男人，才懂得怎么把这根鹿茸砍下来泡酒，到时候把她制伏了，天下才会太平。”

“怪兽！”陆蓉张口怒吼：“不准你叫我鹿茸！”

陆炀耸肩，说：“你本来就是陆蓉，叫你鹿茸有什么不对？”

陆雅凤在一旁听得满头雾水，便问陆蓉：“你为什么叫他怪兽？”

陆蓉哼了哼说：“他是鹿、羊混合体，不是怪兽是

什么?”

陆雅凤闻言，连连摇头说：“你爸买这屋子给你们姐弟住，是让你们上班上学方便，可不是让你们把它搞成了疯人院。”

“姑姑，你这样说就太不雅了。”陆炆纠正说：“应该称杜鹃窝，我们都是杜鹃窝里的杜鹃鸟，你看，多可爱！”他一面说还一面伸长手臂，表演小鸟展翅飞翔的姿势。

“我不管你们是什么窝什么鸟。”陆雅凤说：“总而言之，陆蓉，我已经约好了韦先生明天晚上见面，不管你有多么心不甘情不愿，都得来。”

陆蓉惊讶地说：“说了半天，姑姑是来安排相闪的？”

“是啊。”陆雅凤点头

“我不要！”陆蓉嘟着嘴反对说：“奶奶太老古板了，现在都几世纪了，太空人就快上火星了，你们还在流行相亲，要不干脆搭个擂台，帮我来个比武招亲算了。”

“嗯，这主意不错。”陆炆笑嘻嘻地说：“姑姑可以建议奶奶，到时候还可以上电视打广告。”

陆雅凤不理睬陆炆，继续对陆蓉说：“我劝你还是听我的安排，如果你坚持不肯，到时候劳动你爸爸

奶奶亲自出马，可就吃不完兜着走。”

一想起父亲威严的容貌以及奶奶的疲劳轰炸，陆蓉不由打了个哆嗦，忙不迭：“好好好！我答应就是！”她那灵活的眼珠子骨碌碌转了两圈，忽然心生一计，于是笑着问：“既然要相亲，姑姑总得把那个人的情形大略跟我说一说。”

“他呀，”陆雅凤说：“他叫韦大赋，赋税的赋，人很实在，既不会花言巧语，又不会耍弄心机，挺可靠的。”

“哇塞！”陆炀拍手说：“韦大赋，一个伟大的富翁，这名字取得好！”

陆蓉又接着问：“那他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？”

“他喜欢……”陆雅凤想了想，说：“温柔贤淑、善解人意、任劳任怨的女孩子。”

“哈哈！”陆炀嘲弄地说：“姑姑，你说的这些美德，陆蓉可是一样也没有。”

“就是嘛！”陆蓉高兴地附和：“我根本不符合他的条件，还相什么亲？这件事就算了吧。”

“可是他很喜欢你呀！”陆雅凤说：“他看过你的照片，说很想跟你见见面，做个朋友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陆蓉生气地问：“他喜欢我什么？”

“小傻瓜！”陆雅凤拍拍她的脸颊说：“因为你长

得漂亮呀!”

“哦! 真的吗?”

听见这样的称赞, 陆蓉不由眉开眼笑, 搔首弄姿起来。

“呕!” 陆场突然发出怪声音: “我有点想吐。”

“你怎么了?” 陆雅凤不明究里地问。

“姑姑, 你别理他。” 陆蓉瞪了陆场一眼, 继续问: “那他讨厌什么样的女孩子?”

“听说是爱慕虚荣, 拜金又奢侈的女人, 最让他无法忍受。”

“这么说, 他是个吝啬的人喽?” 陆蓉别有用心地问。

“也不能说是吝啬, 应该是节俭。小时候家里穷嘛, 白手起家, 能有今天的成就, 还不都是克勤克俭来的? 但是他……” 陆雅凤忽然察觉陆蓉的笑容有异, 立即板起脸问: “你这小鬼头, 又在打什么坏主意?”

陆蓉心虚地伸了伸舌头, 说: “没有啊! 我哪敢打什么主意?”

“我可警告你哟!” 陆雅凤郑重之地说: “如果你想故意捣蛋, 让他对你的印象不好, 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, 要是让爸爸知道了, 你就……”

“我就吃不了兜着走。”陆蓉叹了口气，无奈地接着说。

“知道就好。”陆雅凤站起身预备离去，“明晚六点半，在你们公司附近，我们常去的老地方，我已经订了位子，到时候你姑丈也会去，大家一起吃个饭，介绍你和韦先生认识认识。”见陆蓉不搭腔，她提高了音量问：“听见没有？”

“听见了。”陆蓉垂着头，无精打采地回答。

将姑姑送走之后，陆蓉就像一只斗败的母鸡，垂头丧气地瘫坐在沙发上，不言不语。

陆炀煞有介事地盯着她的脸瞧了半天，仿佛在研究一件新奇的事物。

“看什么看？”陆蓉没好气地问。

“你的脸上有一团眼屎。”陆炀严肃地说。

“要你管！”陆蓉将沙发上的抱枕用力朝他丢过去。

陆炀接过抱枕，嘻皮笑脸地说：“老姐，干嘛这么愁眉苦脸？我建议你明天晚上就这样披头散发去相亲，包准他吓得抱头鼠窜，再也不敢说你漂亮。”

陆蓉闻言，不由眼睛一亮：“对耶，这建议不错！”她将乱发披在脸上，问：“我这样子很可怕吗？”

“何止可怕！”陆炀佯装害怕地说：“没刷牙没洗

脸，蓬头垢面，简直恐怖极了！”

“陆蓉笑了，但转念一想，脸色随即黯淡下来：“算了，还是乖一点好，我可不想惊动爷爷奶奶爸爸妈妈，还有大哥二哥三哥四姐……天哪！”她举手向天，哀痛逾恒地说：“我只要想到他们，我就会头晕目眩，头昏眼花，一个头两个大。”说完低下头夸张地叹了口气。

“瞧你这模样，仿佛是头待宰的羔羊。”陆炀笑着说。

“你少嘲笑我。”陆蓉扬了扬下巴说：“要知道一时的妥协，并不代表永远的失败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陆炀不解地问。

“嘿嘿！”陆蓉眨睡眠，笑得奸诈极了：“本姑娘自有妙计。”

说完便转身，摇摇摆摆地回房去。

2

◆我喜欢私奔◆

夏日的黄昏，西方的天空依然残留着几抹艳丽的晚霞，陆蓉穿过拥塞的街头，来到姑姑指定的老地方，那是一家湘菜馆，六点半不到，已是高朋满座，热闹喧哗。

陆蓉站在对街张望，透过明亮的玻璃窗，找寻着姑姑与姑丈的身影。

“奇怪，怎么还没来？”她咕哝着，将视线移往街上，当一辆绿色汽车驶近餐厅门口时，她的眼睛突然一亮：“来了！”

当汽车在路旁停妥，车内的人便陆续下车。除了姑姑和姑丈，陆蓉特别注意到一个陌生男人，那个人想必就是韦大赋，瞧他方头大耳，小腹微凸，西装革履，还真有成功企业家的派头。

“哼！”陆蓉在心里嘀咕：“只可惜姑娘我不是一

个拜金的女人，管他是伟大还是伟小，通通没有兴趣。”

当她见姑姑一行人走入餐厅后，不禁为自己聪明的计划感到沾沾自喜：“嘻嘻嘻！他们进去了，待会儿等听人的时候，不晓得要怎么骂我哩！”

她笑咪咪地离开，来到附近一家名为老地方的西餐厅，看着那块黄蓝相间的招牌，她对自己说：“这也是老地方，等姑姑骂我的时候，我就说我走错餐厅，这不就逃过一劫了吗？”

推门进屋，一股食物香气扑鼻而来，她为饥肠辘辘的自己点了美味的餐点之后，便轻松自在地望着窗外，观赏街头的黄昏景致。

“你迟到了！”一个陌生的声音冷不防在耳边响起。

陆蓉讶异地抬头，看见一个陌生女子，一身白色衣裳，乌亮的长发披肩，姣好的五官，细致的肌肤，更引人注目的是那清澈的眼睛，正以一种不悦的神情盯视着她。

“我迟到了？”陆蓉疑惑地重复陌生女子的话。

“黄色发带、黄色上衣、心型项链，”陌生女子在陆蓉对面坐下，以冷漠且带有敌意的声音说：“我已经等你很久了。”

陆蓉下意识地摸摸头上的发带及颈上的项链，心里暗叫：“莫非是姑姑早料到我有这一招，预先派人在这里埋伏？”

她望着陌生女子，尴尬地笑了笑：“你是……”

“我就是沈田田。”

“沈田田？”陆蓉在心中思索：“这名字听起来挺陌生的，是姑姑的朋友吗？”

“你在逃避什么？”沈田田揶揄的语气里有种嘲弄的意味。

“我……”陆蓉难堪地笑笑，忍不住怨叹起自己的歹运。

原以为自己已经躲过相亲这一劫，没想到还是逃不过姑姑的魔掌。

“逃避不能解决问题，事实毕竟是事实。”沈田田又说。

“我……”

“如果你不肯正视事实，将会懊悔终生。”沈田田微带怒意说。

“有这么严重吗？”陆蓉搔搔额头说。

“事情比你想像得更严重，你知不知道，”沈田田激动地说：“你已经做一个错误的决定，这个决定会毁了你一生的幸福。”